

說林

第五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

教育小說

天笑
生編

埋石棄石記

二角
五分

是書專描摹小學教師之模範以貢獻於青年界。凡學校諸君。洵宜亟為購閱。以端本身作則之法也。

偵探小說

小本

七醫士案

一角

是編述七醫士沈迷科學。專以解剖生人爲實行試驗之計。不顧人道。莫此爲甚。迨奸情破綻。皆就刑焉。世之滅絕人道者。可以鑒矣。

中華民國三年三月初版

說

林 第五集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無錫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說林第五集目錄

風流獸子

榜人女

碧血花

胭脂雪

退卒語

冤禽語

病後之觀念

朱樹人

指嚴

非吾

趙絳章

蠻兒

恨人

朱樹人

說林第五集

風流獸子

法人孟第來氏原著

朱樹人譯

婆婆羅希與其徒數輩。日造一咖啡館作局戲。一夕其徒輩皆不至。他客亦絕迹。館屋之窗。恆張布幃以障衆目。婆婆羅希從窗外翹足窺之。別無所見。但見雙雙圓柱。披以紅絨。其懸衣鈎。空無一物。諸椅相間排列。距離勻稱。椅背漆布。光明可鑑。坐褥陷處。狀若臍窪。室中但燃煤氣管四枝。而一照入鏡光點。至不可數。諸案排列整齊。案面雲母石色澤若豚脂。案上鮮花燦爛。若張宴然。

婆婆羅希知不能遂其呼盧喝雉之樂也。意興爲之索然。開門入亦不復掩。但語司櫃婦曰。諸公皆未至耶。婦正假寐。瞿然覺。微笑對曰。諸公今夕殆不復來矣。婆婆羅希恍然大悟。蓋是日爲一月之末日。於宴人最不利。其徒輩皆非上流社會。

其預算表出款中凡遇三十一日之月分亦以三十日計也。婆婆羅希嗤之以鼻。倏忽竟去。

已而探懷出時表窺之。尙未及九句鐘。擬往見其所歡矮德爾。爲道晚安而後歸。寢乃燃紙捲菸。且吸且行。此君肥碩而粗魯。其狀貌之醜。小兒見之必失笑。性坦白而好諛。年可四十許。風流自喜。蓋此君天性怯懦。生平於愛情上。未嘗稱意也。矮德爾者。小孀婦也。狂躁善怒。稍拂其意。即便咆哮。遭其凌辱者。比於瘡瘍之遇烙鐵。曾不爲過。婆婆羅希之初見之也。若巨大作柔屈狀。幾不敢動其毫髮。矮德爾知其畏已也。乃以身暱就之。婆婆羅希出其紅毛毯。指與之握手。且懼且感。此爲君識婦之始。迄今已八年矣。自是婦每以非禮相加。彼則逆來順受。百計溫存。曲意恕之曰。此小事耳。質言之。婆婆羅希之於婦。寬縱而已。盲從而己。蓋慕爲情郎而實無情郎之資格者也。

婦所居地曰麥祥敦街。屋居第三層。凡四間。年租共一千六百佛郎。皆婆婆羅希

任之。並月籌三百佛郎。彼若曰。我既愛之。寧不當慕慷慨而恥鄙吝耶。且婦自兩年來。習爲奢靡。凡一衣一帽之費。與夫到期之票款。亦皆婆婆羅希任之。與者無吝色。受者亦無愧容。婆婆羅希時或省其一月。中菸酒費以償之。亦不以爲嫌也。婦既受重金。許其隨時相訪。不限晷刻。每至先振鈴。次以指扣門爲號。令我知其爲己。得以褻服出迎也。顧以理論。婆婆羅希之於婦家。宜享出入自由之權利矣。而婦不許。每至徘徊門外。癡笑不已。婦見之。滋不悅。讓曰。不意子之爲僮父也。蓋婦深自韜晦。其家政井井不異常人。人亦莫能測。僻處一隅。若惟恐彰穢德貽鄰里譏者。

一夕。婆婆羅希興到狂言。以同宿請。婦大聲斥之。婆婆羅希自是不敢復請。每獨宿無聊。則自慰曰。彼無情欲。但欲得一男子以自衛世間。惟無情欲者爲忠實可倚耳。

是夕。由咖啡館詣婦家。入門登樓及第二層。停步小憩。遇一老者。自上而下。狀若

貴人執帽言曰。君非婆婆羅希耶。婆婆羅希愕然曰。予乃婆婆羅希也。曰。矮德爾非君情婦耶。婆婆羅希囁嚅未對。老者曰。直捷言之。勿迂拙然曰。然否。曰。否。君第語我。我當語君。以故。婆婆羅希乃曰。矮德爾。實我友也。老者曰。此正我所欲知者耳。君得毋受彼之愚耶。婆婆羅希曰。此地不可以久談。其同往咖啡館乎。

兩人遂同詣皮酒店。斟酒兩大杯。酒色盎然。老者先言曰。足下爲彼美所惑。情興方濃。予不自量。竊願有以破足下之迷也。言雖逆耳。實出於相愛之雅。既承不棄。安敢不盡忠告之義哉。予竊謂此等婦女。愚弄正人。詐取錢財。以供其菸酒揮霍之費。且陵轢少年。恣其詬誶。其罪實非淺鮮。不然。予何爲而發其覆耶。足下之受愚甚矣。予所言無一妄語。願鑒其真誠而恕其狂諍也。

語已。舉杯祝平安。彼此以盞相擊而後飲。婆婆羅希引口入杯。幾沒其鼻。但見目光閃閃於杯間。旣而以手加於股上。十指開展。如十條短臘腸。語曰。君氣盛詞嚴。不類譏謔之言。願彼美予所愛也。而君乃痛詆之。其證安在。

老者曰。君謂我輩所居。乃銅牆鐵壁。堅厚不通聲息者耶。其實不然。石灰耳。厚紙耳。醜聲之透牆壁而出也。易如透一法蘭絨。予自八年以來。與君之情婦爲鄰。彼此僅隔一板壁。此八年中。足下不能見予也。而予於足下之風流罪過。無一不聞之。若談笑聲。唱歌聲。擦地板聲。開時鐘聲。有一不入我耳者乎。亦嘗聞足下嫌魚價昂貴。予知足下乃勤儉人。身入市場購物者也。足下謂我語然否。

婆婆羅希曰。誠然。老者微笑曰。予亦人耳。寧不與足下有同情耶。此八年中。凡足下之所歷。其爲樂境也。予亦樂之。其爲苦境也。予亦苦之。予竊佩足下所處無順逆。皆出之以泰然。昨日彼以君之清晨醉酒也。申申相詈。而足下默無一言。予有時聞彼出言無狀。心頗不平。幾欲起而撻之。而君固恬然。雖然。此猶其小焉者也。予之所以益足下者。猶有進。足下與此婦相處日久。婦之惡德亦日彰。足下每夕在睡夢中。正彼愚弄足下之時也。且足下之來未入門。則一人早已藏匿矣。顧此婦非足下意中人而爲之賃屋者耶。

語至此。婆婆羅希蹶然起曰。有人耶。曰。然。曰。誰耶。曰。君未來。予聞其語聲。君已去。予聞其笑聲。非人而何。老者言語從容。婆婆羅希意稍動。又以其語有左證也。意益動。爲之沈思半晌。旣而攘臂言曰。君言徒亂人意。予之識婦稔於君。婦安能欺我哉。憶往者星期之日。予見其恆詣一友家。啜茗閒談。是爲予識婦之始。自是偶居。無猜兩情。遂篤彼固孀婦也。寧足爲玷我兩人。雖未嘗同衾交好。已八年矣。予每入未嘗不扣門。而彼之啓予也。未嘗遲逾三十秒鐘。君謂有人藏匿。試問匿於何處。將在木箱中耶。雖不知引嫌之人。往來煩數。容或有之。然以此疑守正之婦。人則殊不可。

老者曰。小駱駝。蓋嗤其慙也。婆婆羅希怫然。喚酒保續酒。飲已言曰。君謂彼哄予。試問哄予何爲。將爲銀錢耶。彼視之如敝屣。且彼固淡泊不求甘美者也。將爲情欲耶。此又不然。彼之所求於予者。不過欲得一男子以自衛耳。已而伸手仰天言曰。天乎。予豈聾盲一無聞見者耶。

老者憫其愚。曉之曰。不爲情欲耶。此在足下則然耳。足下如患腦傷風病。玫瑰花在前。不覺其香也。無寧屏之而不嗅。彼則豈其人耶。今者我與足下兩人。在此空言。亦復無補。予頃者。不嘗言我輩所居。非銅牆鐵壁。堅厚不通聲息者耶。洗耳聽之可矣。更有進者。彼卽無情欲。且其視銀錢也。百倍於草芥之賤。果一一如足下所云矣。雖然。亦安保其不哄足下哉。婆婆羅希聞之。愈惑。問曰。是何故與。

老者復曉之曰。彼必哄足下無疑。其爲哄也。無有已時。何也。此固婦女之習技也。先哲有言。男子哄婦女爲數有限。其率爲二之一。婦女哄男子爲數至巨。其率爲百分之九十七。所謂九十七者。非虛數而已。統計學證之。明眼人核之。而知其確爲定率也。願足下勿疑。且此語之合理與否。姑勿論。今者我與足下在此談論。亦知不速之客早已入足下之室。坐足下之椅。烘足下之爐。唱足下所教之歌乎。信與不信。足下自主之。予不能強也。予之義務則已盡矣。予之良心則已安矣。世間男婦果盡如予之能負責任而彼此能相助也。雖受愚者之數。不必因此減少。若

夫至繁且難之絕交問題。不爲則已。爲之則易矣。予言已盡。且俟後會言畢徑出。

婆婆羅希躊躇不知所措。惟喃喃作詛咒語。展其兩股。以大指插衣袋中。兀然不動者久之。既而以手拍案。杯盆鏗然作聲。酒保以爲喚已也。趨前問曰。先生尙欲飲乎。婆婆羅希曰。予不復飲。勿再相擾。問酒資若干。酒保以一佛郎二十生丁對。婆婆羅希納之而出。

天寒甚。霜風砭耳。時火車站旁之時鐘。正至九點三刻。麥祥敦街車徒喧雜。星光燦然。婆婆羅希踽踽獨行。過木桶鋪。見玻璃窗內木塞纍纍。瞻覽久之。復迤邐前行。不覺已至矮德爾家門首。立街沿下。兀然如蠟燭。足趑趄不遽登也。須臾遂去。去而復來。如是者數次。彼以爲不速之客。不遇則已。若其遇之。計將安出。盛怒之下。何施而不可。彼此者。夜間捕得一鼠。大怒立斃於一拳之下。益懷然有懲前毖後之思。因是躊躇不能決。足已登而復引下者屢矣。既而以兩手加太陽穴。顫動

不已。震怖不可言狀。路人見肥大醉漢。躑躅往來。口中作詛咒語。皆大駭愕。

相去五步許。電車麟麟然過於其側。間一分鐘。必過一輛。每車兩燈。形式奇特。婆羅希驚魂漸定。以爲墮此婦之術中者。已八年。彼卽聾盲。寧不畏上帝之震怒耶。思之憤甚。瞥見金星過眼。旋明旋滅者。再此時若有人捉其項。越麥祥敦街。衝突車馬。馳驟而前。又橫掠街心。突詣矮德爾門下。精神恍惚。幾不知身之何以至此也。但覺耳鳴面熱。佇立片刻而後振鈴。惟忘作暗號。矮德爾在內問曰。誰耶。婆羅希曰。予也。急出時表驗之。十秒鐘而門啓矣。

門房中一燈如豆。婦笑靨迎人。腰圍襪襪長裙。蓋遊罷甫歸。慵未卸妝也。臂袖錦結。色已焉矣。見婆婆羅希。出纖纖之指。歡然握手語曰。時光已晚。予意子不復來。頃正彈琴。待就枕耳。

婆婆羅希若聞有聲營營然自梯井中出。自語曰。淫娃謊予耳。又見廳門半開。琴臺燦列。振步直入。婦尾其後。呼曰。姑視我。婆婆羅希不應。婦於鏡中見其面頰如

縫紅磚。眼如胡桃。問曰。子病耶。何爲作此態。曰。何病之有。汝哄予耳。婦若不解其意者。曰。何謂哄汝。汝意云何。曰。汝匿人耳。曰。人耶。曰。然。曰。誰耶。曰。有人耳。不知爲誰。汝糊塗蟲也。

婦語次。態度從容。但以微笑出之。婆婆羅希氣爲之沮。又恐一發之不可遽收也。於是問罪之師。轉瞬而變爲降虜矣。

婦走詣煙突前。以油燈至。且高舉之。急曰。子將何說。婆婆羅希曰。某君以此告我也。婆婆羅希語未竟。恨悔之心。如潮而至。若深爲婦訟冤也者。彼自八年以來。兩人生活於水晶宮中。天晴日麗。無纖微雲霧。今亦安能翳之於頃刻間耶。婦則嘲之曰。若是乎。予不將委其身以受惡犬之狂吠耶。

婆婆羅希窘甚。欲求一說以自圓。與之息兵修好。以免城下之辱。苦思力索。驟不可得。婦不能耐。以燈灼其鼻。油滴其衣。厲聲呼曰。可矣。婆婆羅希知不能以口舌取勝。計惟有卑身屈節以乞憐而已。

婆婆羅希嘗入中學校修業四年。於拉丁文字。粗識門徑。至是窮極無聊。乃用拉丁古語自解曰。凡屬人類。莫不有過。何反目之有。

婦曰。汝豈以我爲矢的耶。今以燈授汝。汝其持之。婆婆羅希不得已受燈。哀聲籲之曰。子勿相逼太甚。予知罪矣。子其恕我。婦曰。汝求恕於我。我不求恕於汝。汝第率此而行。久久當自明也。汝真率少惡意。今者以非禮相干。他日容可情恕。此時則否。汝謂我藏匿情人。此人之所在。汝所知也。汝往求之。我不復相隨。凡我之各室。與室中之壁櫥。搜索必徧。無有遺漏。信有其人。必可得也。

語已。轉身便去。面琴臺而坐。手翻樂譜。重奏殘曲。婆婆羅希持燈木立。躊躇久之。偷眼覷婦。則霜威凜然。自嘆曰。予之獲咎甚矣。其受譴也固宜。

既而持燈入梳妝室。溫煦宜人。此少婦袒裼遊行。香澤發越之所也。所見無他異物。一水管也。一臥椅也。一修廣之妝臺也。一盛襪之櫃也。惟牆之一面。障以細紗。揭而視之。懸一長裙。狀頗臃腫。察其下。殊不露人足。以手觸之。乃遇板壁。惟婆婆

羅希聞自身之衣相切作聲爲之一震。

既而入寢室亦無一可以啓疑者。惟陳設燦然有秩序。足見中流婦女之家政矣。廣榻一張。中隆邊凹。狀若化石中所見獸脊。白石煙突之側。飾以兩柱。懸金針之時鐘一架。觀於室中。飾金具之光澤。披椅布之純白。窗幃布之潔淨。可知居室之婦。搜捕塵埃。日不暇給。惡念何緣而入。復停燈地板上。伏地窺牀下。了無所見。開壁櫥一一視之。中所儲者。多破布廢縑之屬。尙有舊衣若干襲。年代殆不可記。摺疊整齊。屑以椒末防蠹蝕也。

復入廚下。則見銅勺之屬。光明可鑑。儼如列宿羅陳。燦然各得其所。婆婆羅希瞻覽久之。

乃入膳堂。不意啓門時用力過猛。狂風侵燈。燄騰而滅。昏黑中見一食物櫥。中柱高接承塵板。鉛粉爲之。墮落其腹膨脹。屋爲之掣。伸首窺之。從直角形破縫間。微露出一縷光線。因得察見下部之嵌板。婆婆羅希詫謂彼灼灼之光。得非游手之人。

於櫥門上擦燐頭火柴所致乎。前行五步許。捫之得突處。啓其門。則一人兀坐其中焉。蓋此君以櫥爲精舍者也。惟窄僅容膝。空氣寡乏。且承塵板近接頭頂耳。此君年可二十五歲。翩翩年少也。鼻架眼鏡。項圍絲巾。扣針輝映作綠色。以嵌板作支腰具。踞坐其中。厥狀大類縫工。氣度閑雅。大有理學家風味。雖處困境。怡如也。兩股間燃一小燈。方用鹿皮擦喇叭爲消遣計。以待婆婆羅希之去也。

事既敗露。少年從容出櫥。移燈案上。無一毫慌張態。詞鋒機敏。一掃愚蠢人無謂之口頭語。但曰。此固予所逆料者也。非今日卽明日。且晚必敗露耳。旣而以謙恭之貌。爲簡括之詞。則曰。一切惟君所命。亦無絲毫乞憐之態。

語已。從記事冊中。出名刺一枚。授婆婆羅希。此時婦方在堂中撫洋琴。奏西班牙舞曲。一曲將終。宮商雜奏。宛如鈴鼓齊鳴。洋洋可聽。尙未知婆婆羅希見少年之手腕。與其名刺。方瞋目疾視也。

少年則曰。此予之名刺也。願君哂納。婆婆羅希攬之。如學生攬蒼蠅然。急納衣袋。

中不之讀也已而曰汝其速去如何處治容後語汝少年逗留不去且曰君之所以處治我者甚願知之顧此非家人講論之時也不敢相強惟君盛氣相加於心不無戚戚耳至於房中之樂此後自當讓君專之也

少年語未竟婆婆羅希步而前握拳擬之曰汝其速去毋益予怒少年方欲啓齒婆婆羅希曰汝尙欲言乎曰然曰速閉汝口汝欲知予處治之方乎此必不能令汝知之徒曉曉耳試觀予手如許顫動非欲得汝而甘心者耶汝能見機而作汝之幸亦我之幸也不然遲一秒許流血徧地矣去去去勿遲

少年遜跡櫥中雖困頓而不辭者情爲之也情之所鍾何險不冒聞婆婆羅希語了無恐怖從容語曰予非敢忤君者但有一言相約予去之後堂中彼美君不得挫其一毫若不得請誓死不去予所在者非君之家也而君乃逐我寧非怪事願予不欲過拂君意故勉從君命然則予所求於君者君不當許之耶

婆婆羅希知此事非強硬不能了脅之曰予且下手矣少年笑曰君第爲之少年